女性生态主义视域下艾丽斯·沃克小说《紫色》解析

章洁宇

（宜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西，宜春　336000）

Analysis of Alice Walker´s novel "The Color Pur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t ecologism

Zhang Jie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ichun University, Jiangxi, Yichun 336000)

Abstract: Alice Walker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black female wri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staunch advocate and advocate for women's rights in black society. The earliest systematic study of her literary works in China's academic community began in 1980, with a main focus on the feminist ideological core deeply revealed in her works. Among them, the ecological feminism concept reflected in Walker's works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This concept is a creative combination of feminist and ecological ideas, which closely links the continuous deterioration of ecosystems with the subordinate and oppressed position of women in society for a long time, revealing and criticizing the vicious cycle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two intertwined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under the patriarchal social structure. This article aims to deeply analyze the feminist ecological ideology contained in Alice Walker's representative work "The Color Purple", interpret how the text vividly portrays the survival dilemma and spiritual awakening of black women under the dual oppression of race and gender, and reveal the inherent meaning and universal value of a new social system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mutual assistance, and friendship that ecological feminism theory expects to construct.

Keywords: Alice Walker; Purple; Female ecologism

摘要：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是美国最有影响里的黑人女作家之一，同时也是黑人社会中女权的坚定申辩者与倡导者。我国学术界最早开始系统研究她的文学著作始于 1980 年，主要关注点聚焦于其作品所深刻揭示的妇女主义思想内核。其中，沃克作品中体现出的生态女性主义理念尤为突出，这一理念是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思想的创造性结合，它将生态系统的持续恶化与女性在社会中长期所处的附属、被压迫地位紧密联系起来，揭示并批判了二者在父权制社会结构下相互交织、彼此强化的恶性循环发展模式。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剖析艾丽斯·沃克代表作《紫色》中蕴含的女性生态主义思想脉络，解读文本如何生动展现黑人女性在种族、性别双重压迫下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觉醒，进而揭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所期望构建的一种基于平等、互助、友爱原则的新型社会制度的内在含义及其普世价值。

关键字：艾丽斯·沃克；《紫色》；女性生态主义

一、前言

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是美国最有影

响里的黑人女作家之一，同时也是黑人社会中女权的勇敢申辩者和不懈斗士[1]。沃克以其极具力量的文学创作为武器，持续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力而呐喊，通过手中那支犀利而饱含深情的笔，无情地披露了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歧视观念。这种歧视不仅顽固地存在于种族之间，更在两性关系中呈现出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状态。沃克的身份具有多重性——她既是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是身处压迫链底层的黑人女性群体中的一员——这使她能够深切体察并深刻理解两性间普遍存在的、结构性的不平等待遇[2]。同时，她通过文学叙事，将黑人族群内部两性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心理变化及其带来的痛苦，进行了大胆而真实的揭露，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及赖以生存的空间都提出了富有洞见的警示和重要的思想指引。正是沃克强烈而自觉的女权意识，将她的文学作品提升到了对整个民族命运进行深刻反思的高度。她的大部分文学著作都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黑人女性在严酷父权社会下所承受的非人苦难，以及与之相伴的无休止的自然生态破坏，形成了独特的女性生态主义叙事[3]。她的代表作《紫色》在 1983 年获得了包括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在内的多项国际重量级文学奖项，这部小说以其震撼人心的叙事力量，饱含着鲜明的女性自我保护意识、对生态和谐的深切关怀以及对父权制的猛烈批判，是对美国南方乃至全球范围内女性，特别是黑人女性社会生存现状的真实写照与深刻反思。

二、艾丽斯·沃克小说《紫色》中女性生态主义的解读

（一）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

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中，“他者”（The Other）是一个核心概念，其含义深刻揭示了女性在社会中被男性所征服、物化和边缘化的本质：女性丧失了自主话语权和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性，被贬低为一种被征服、非我族类的“他者”存在。那么，掌控这个权力中心的主体是谁呢？历史与现实清晰地表明，处于这个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正是以西方白人男性为主导的父权制体系[4]。女性生态主义思想认为，对自然盲目的、工具性的崇拜是扭曲的，它服务于统治逻辑，因此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父权主义压迫。在小说《紫色》中，命运极度悲惨的黑人女性群体，深陷于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交织而成的双重压迫网中，她们是这种父权－种族权力中心最大的、最直接的受害群体。如果说白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被定位为附庸和弱者，那么黑人女性则被贬低至近乎“一文不值”的境地，她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几乎一无所有。小说以令人心碎的细节描绘了黑人女性年复一年在田间从事繁重体力劳作的场景，然而，她们辛勤的汗水换来的财富却与她们自身毫无关系——她们被剥夺了财产所有权，经济上完全依附于男性。更可悲的是，她们同时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男性统治者深谙知识就是力量的道理，他们处心积虑地禁止女性拥有这种力量，禁止任何可能挑战或撼动男性绝对统治地位的事物出现。这便导致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和家庭私人领域都彻底失去了话语权，她们只能被动地听命于男人，成为沉默的客体[5]。在小说《紫色》所构建的世界里，黑人女子生来就被打上“低贱”的烙印，她们被规训为逆来顺受的化身，唯一被允许的生存策略便是忍受。她们的存在价值被双重异化——既是男性满足欲望和传宗接代的附属品，也是承担无偿劳动的家庭奴隶。

（二）女性自我意识的沦丧

女性生态主义理论是在人类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和性别压迫双重生存困境的背景下提出的，其内涵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核心维度：女性权利（争取性别平等与解放）和自然环境（反对生态剥削，追求和谐共生）。这一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挑战并悖逆了以往以人类中心主义（尤其是男性中心主义）为主体的传统社会观念[6]。女性生态主义思想认为，对自然进行盲目的、掠夺性的崇拜是错误且危险的，它强烈反对父权主义对女性和自然的双重统治逻辑，其终极意图在于构建一种基于平等、互助、友爱原则的新型社会制度，以期实现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真正和平，同时实现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共处与可持续发展。在艾丽斯·沃克饱含深情的笔下，主人公西丽最初的形象是一位在极端压迫下仍保留着内在善良，但自我意识被严重压抑的女性，她是传统父权制度下被塑造的典型产物[7]。然而，西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灵魂深处潜藏着反抗的火种，

并在后来成长为一位敢于与不平等制度抗争的杰出黑人女性代表。小说的开端，西丽完全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保护自己免受侵害，她卑微地认为能维持现状、不被彻底摧毁就已经是“恩赐”，因此她被迫熟练地掌握了“逆来顺受”的生存技能。面对继父（阿尔方索）的性侵、暴力等残忍行为，以及整个父权制度无所不在的严苛精神摧残时，年幼无助的西丽感到束手无策，没有任何力量或途径去改变境遇，只能默默地承受一切苦难。她的继父粗暴地剥夺了她受教育的权利，以她“不聪明”为荒谬借口迫使她辍学；更将她如同物品一样，为换取一头牛和些许家禽，“卖”给了某某先生（Mr. __）做妻子[8]。虽然西丽暂时逃离了继父的直接压迫，却立刻陷入了另一个黑人男性更为持久的奴役之中，成为其发泄欲望和暴力的对象以及无偿劳作的奴隶。在强大的、无所不包的男权制度阴影笼罩下，麻木的西丽只能继续默默承受这一切非人的待遇。长期的压迫使她逐渐丧失了自我意识——她不知道如何认识自己、表达自己，不知道如何有尊严地面对生活，更无法想象自己真正渴望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尽管她偶尔闪过离开的念头，但根深蒂固的恐惧和生存本能又让她退缩，觉得只要能苟活于世便足矣。于是，在日复一日的煎熬中，她渐渐遗忘了自我的存在，彻底迷失在“他者”的牢笼里。

（三）实现女性与生态的价值体现

在小说《紫色》的叙事高潮中，西丽命运的转折点在于她在姐妹莎格·艾弗里的引导、关爱和启迪下，逐步认识到了自身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价值和力量。西丽的这一深刻转变，不仅标志着其个人意识的觉醒，更象征着黑人女性群体自我意识的集体复苏[9]。在莎格充满生命力的蓝调歌声、无条件的爱以及女性情谊的支持下，西丽开始勇敢地挑战丈夫的权威，最终选择离开压迫的环境。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如缝制裤子）逐渐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地位，这成为其思想意识获得根本性解放的物质基础。当她最终以全新的姿态重返故地时，她的丈夫某某先生一反常态，主动向她示好，其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以后的日子里，某某先生甚至想尽各种办法去讨好西丽，主动分担家务劳动[10]。丈夫前后行为的鲜明对比，向读者有力地揭示了：男性的意识、行为模式并非一成不变，他们是可以被感化、被教育的，他们同样具有参与家庭事务、改变固有性别分工的潜力。若设想有一天将男人与女人完全割裂开来，那么男性很可能在其自以为是、封闭的权力堡垒中陷入孤独与精神的贫瘠。男性与女性从来就不应该是对立的两极，如同西丽与某某先生的关系演变所展示的那样，西丽可以通过自身的独立、坚韧和成长来影响和改变她的丈夫，让他亲身体验到建立在平等尊重基础上的生活方式，才是正常、健康且充满活力的生活[11]。最终，西丽成功地结束了自己在父权主义压迫下的漫长苦难史，开启了全新的生活篇章。她赢得了丈夫迟来的关心与体贴，他们的关系也逐渐趋向融洽与相互理解。这一转变过程深刻表明，真诚的对待、基于尊重的真爱以及持续的付出，是化解两性矛盾、实现和解的关键第一步[12]。重获新生的西丽不再需要卑微地祈求神明或他人的力量来拯救自己，她拥有了独立的人格、强烈的女权意识和不可侵犯的尊严。从此，西丽的生活境遇、个人状态以及看待世界的视角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她对自己内在价值的坚定肯定[13]。她学会了超越个人苦难，站在更宏大的世界观角度思考问题，并将这种关怀延伸至对自然万物的保护，积极投身于维护生态和谐的实践中，实现了女性价值与生态价值的统一体现。

三、结语

艾丽斯·沃克的小说《紫色》以其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生动地展现了男性权力中心主义对黑人群体、女性整体以及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系统性、深层次的迫害。小说深刻揭示了在男权中心主义的统治逻辑下，黑人女性与自然生态所共同承受的悲剧性命运——她们都被视为可被占有、被剥削、被无视的“他者”。然而，沃克并未停留于绝望的描绘[14]。在长期的、令人窒息的压迫之下，以主人公西丽为代表的黑人女性意识如同沉睡的种子，在姐妹情谊和生态意识的滋养下，开始顽强地苏醒、萌芽并生长。与此同时，被过度榨取和破坏的自然界，也以其不可逆转的恶化（如土地贫瘠、环境衰败）向人类发出了无声而严厉的复仇警告[15]。最终，觉醒的黑人女性为了实现

自我价值和争取完整的人格尊严，开始了艰难而勇敢的抗争。而男性角色（如某某先生）也在女性力量的重塑和自然反噬的警示下，逐渐领悟到男性权力中心主义的荒谬性、破坏性和不可持续性。通过这种觉醒与和解的过程，小说指向了一种充满希望的未来图景：即努力构建一种真正平等、互助、友爱的社会制度。在这个理想的境界中，男性与女性、黑人与白人、人类与自然万物，都能超越压迫与歧视的藩篱，在相互尊重与和谐共生中找到各自的位置，共同创造并维系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存空间。艾丽斯·沃克通过《紫色》，为这一愿景贡献了不可或缺的文学证言与精神指引。

参考文献：

［1］陈榕 .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紫色》身体叙事研究［J］. 外国文学研究 , 2023, 45(2): 145–152.

［2］王丽丽 . 从沉默到发声 :《紫色》中西莉的生态女性主义觉醒之路［J］. 国外文学 , 2022 (3): 112–119.

［3］张丽 . 艾丽斯·沃克《紫色》中的自然与女性共同体建构［J］. 当代外国文学 , 2021, 42(4): 89–96.

［4］李莉 . 论《紫色》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文学实践［J］. 妇女研究论丛 , 2020 (6): 78–85.

［5］刘洋 .《紫色》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及其伦理意义［J］. 外语教学 , 2023, 44(1): 98–103.

［6］孙敏 . 从双重压迫到和谐共生 : 重读《紫色》的生态女性主义启示［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 2022 (5): 67–73.

［7］赵静 . 艾丽斯·沃克《紫色》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 小说评论 , 2021 (4): 45–51.

［8］周慧 .《紫色》中女性与自然的关系隐喻研究［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 2020 (2): 112–119.

［9］吴芳 . 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紫色》的空间政治研究［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 2023, 30(3): 145–152.

［10］杨静 . 从生态女性主义看《紫色》的文化身份重建［J］. 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6): 89–95.

［11］黄伟 .《紫色》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与叙事策略［J］. 华中学术 , 2021, 13(5): 78–84.

［12］董明 . 艾丽斯·沃克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及其在《紫色》中的体现［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 2020 (4): 67–73.

［13］徐阳 . 论《紫色》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贡献［J］. 学术论坛 , 2023, 46(2): 112–118.

［14］谢莉莉 .《紫颜色》与艾丽斯·沃克的妇女主义［J］. 株洲工学院学报 ,2004(1):62–65.

［15］姚薇 , 许庆红 . 艾里斯沃克对女性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紫颜色》为例［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12):127–129,132.

作者简介：章洁宇（1989–12），男，汉族，江西宜春人，宜春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专业：英语。